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五

起建興十三年
盡建興十五年

後皇帝中之上

乙卯建興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
吳嘉禾四年

春正月戊子魏以大將軍司馬懿為

太尉

丁巳魏皇太后郭氏殂魏主叡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由

是太后以憂殂

附錄魏時人有開周王家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

餘年太后殂哀思
哭泣年餘而死

楊儀既殺魏延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

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狎狹

密指蓋亮密以語諸
僚佐特儀不知耳

意在蔣琬儀

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事昭烈帝爲尙書琬時爲尙書郎後雖俱爲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憤怨形於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云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

軍以就魏氏處世當落度如此耶

落度失意也

令人追悔不可復及

禕密表其言帝廢儀爲民徙漢嘉郡

漢嘉縣故青衣也順帝陽嘉二年改爲漢嘉縣屬蜀郡

都尉蜀郡屬國安帝延光元年所置蜀分爲漢嘉郡

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

郡收儀儀自殺

三月庚寅魏葬文德皇后

文德郭后也郭后諡曰昭

夏四月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尙書事費禕代琬爲尙書令魏

主壻好土功旣作許昌宮又治洛陽宮起昭陽太極殿

水經注明帝上法太

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即漢崇德殿之故處築總章觀高十餘丈舜有總章之訪相傳以爲總章即明堂也

觀闕也總章觀蓋在太極殿前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

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况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比漢文景

之時不過一大郡漢自秦項之爭民死於兵者多矣至文景與民休息戶口蕃息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三百

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

一千五百八十七三國虎爭人眾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

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三耳謂不過漢文景時一大郡非虛語也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

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典畧曰先主鎮成都拔魏延督漢中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興費人役太祖知其

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唯陛下慮之

魏主啓曰王業宮室亦宜竝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

興役邪是固君之職蕭河之大略也羣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

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

此皆指帝拒諫實事

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畱神卓

然同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尙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爲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不及意遠矣魏主乃爲之少有減省魏主初耽於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

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數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婕妤客華美人女弟昭貴類淑媛修容

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修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皆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齊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縣侯修容比亭侯修儀比關內侯婕

什比中二千石容華視與二千石 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

千人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爲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

當畫可漢東都之末宮中有女尚書處當奏事有不合上意區處其常而下之也畫可畫從其所奏 廷尉高柔

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

遑治第之事况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

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

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王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

御妻是爲嬪嬙之儀既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

昌殆或由此改正或由此原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

數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爲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

庶而致矣詩螽斯后妃子孫眾多也魏主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輒以昌言

後主建興十三年

子曰勝己之私謂之克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

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昔者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中間以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爲害所傷不訾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主不聽柔又上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爲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爲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其中有虎無慮大小六百頭狼五百頭狐萬頭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爲六

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十狼日其食一鹿是爲五百頭
狼一歲其食萬八千頭鹿也鹿子始生未能善走十狐一日其食
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間是爲萬狐一月其食鹿子三萬頭也大
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雕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
得多不如早取之爲便也魏主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
見孟津衛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

國語周太子晉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

於下四岳佐禹高而下

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今而反之旣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

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邱陵皆夷將何以禦之魏主乃
止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
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
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

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

從約節號主優詔答之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堯土

階三尺茅茨不翦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

九筵耳周官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玉室凡室二

筵注曰重屋王宮正堂也筵席也每筵長九尺桀作璇室象廊史記龜策傳曰桀爲瓦紂室紂爲象廊與此稍異

爲傾宮鹿臺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仞臣瓚曰今在朝歌城中以喪其社稷楚靈以築

章華而身受禍楚靈王爲章華之臺民不堪命從亂如歸王走而死於芋尹氏秦始皇作阿房二

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

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誠而乃自暇

自逸惟宮臺自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

亡一體得失同之掌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臣

雖驚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降下不察臣
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於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
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魏主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魏主嘗著帽被縹綾半袖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縹青白色綾紋帛或謂之綺或謂之紋縹半袖半臂也晉志曰縹名縹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縹也古者冠無縹冠下有縹以縹爲之後世施縹於冠匡或裁縹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魏史徒二音阜問曰此於禮何法服也魏主默然不答自

是不法服不以見阜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請不見幸者乃召御府

吏問後宮人數

少府屬官有御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三十人

吏守舊令對曰禁密

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國家不與九卿爲密反與小吏

爲密乎魏主愈嚴憚之阜性剛方每朝廷會議阜常侃然以天下

爲己任數諫諍不聽乃屢乞遜位未許會卒家無餘財時年穀饑

儉而魏主不恤民力激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方今農桑者少衣食者多必須隱恤百姓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必先料其民力

而煥咻之昔句踐養胎以待用

國語越王句踐困於會稽就反國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

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昭王恤病以雪仇

燕昭王於燕燕之後弔死問疾欲以報齊雪先王之恥

故能以

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

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中書侍

郎東萊王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

家語載孔子之言

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

敗矣

補註荀子魯定公問於顏淵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佚後三日牧來訴曰東野畢之馬佚

兩駢曳兩服入于窻公問之問顏淵曰子謂其馬將佚奚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不窮民力造父巧于使馬不窮

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令東野畢之制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而猶求進不已臣是以知之且聞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未有窮其下而流無危者也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

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犇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因謂之安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

敵久之則難以遺後

謂五大在邊尾大不掉非善計以詒後人也

當盛明之世不務以

除患若子孫不競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魏

主皆不聽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

此殿中監以其時營造宮室使監作殿中耳非唐殿

中監之官也觀後所謂校事可知矣又據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事殿中監已有定官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會要曰漢謂御史臺爲蘭臺右僕射衛臻奏案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畱心

卿推之何也

推考

臻曰古制侵官之法非惡其勤事也誠以所益

者小所應者大也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若猶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尙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魏主詔曰欽納讜言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稱詔罷民魏主奇其意而不責也魏主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秋七月魏大雨震電鳥雀多死 魏洛陽崇華殿災魏主敕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太山令屬太常隆以侍中領之曰此何咎也於禮甯有所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京房易傳之辭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元年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爲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

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

補誌言建章雖起不能厭巫今應之謂越巫之言為不驗也

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

立作則楚莆嘉禾必生此地

楚莆瑞草也藉時生於庖廚屬暑而涼

若乃疲民之力

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八月庚午魏立皇子芳

為齊王詢為秦王魏主弼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祕莫有知其

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

楷任城王彭之子

丁巳魏主弼還

洛陽

魏復立崇華殿更名曰九龍

據高堂隆傳時郡國有九龍見因以名殿通引穀

水過九龍殿前

水經注穀渠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

為玉井綺欄

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刻木為仙人衣

以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而手常指南大駕出時為先導之乘

黃帝

典蚩尤戰於涿鹿蚩尤作大霧將士不知所之乃作指南車以正四方周成王時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失歸路問公錫辨車以

指南後其器俱亡漢張衡魏馬均造作其器無傳宋武平長安得此車而製不就祖冲之復造之後魏太武使郭善明造彌年不就又命馬岳造垂成而爲善明鳩死其法遂絕唐元和中時有上百典作金公元以是車及記里鼓上之憲宗以備法駕

戲而不能動者魏主叡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

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

設爲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繩擲劍緣

繩倒立繩言出入自在百官行署春磨剛雞變巧百端時陵霄闕

始構有鵲巢其上魏主邀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

居之今與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

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

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親災悚懼故天降之福太戊桑穀生

離鼎皆能戒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

懼轉禍爲福

惟商宗轉禍爲福而已哉魏主爲之動容魏主性嚴急其督修宮

室有稽限者親召問之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

王肅

肅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四百石

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九

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尙大

泰極謂太極殿

願陛下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畱萬人使一

募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

易曰說以使民

民忘其勞

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

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

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

此營壘之營

旣成又利其

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

此營求之營

不顧經國之體臣愚

以爲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甯使更

發無或失信

謂始焉於甲處營造發民就役次焉於乙處營造不可仍用甲處就役之民甯使更發民以供乙處之役

也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

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

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

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

事見十四卷文帝三年

臣以爲大失其義

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

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己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者也不可

不察

魏中山恭王褒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

大

記之

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爲人君

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者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

者猶宐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却諫之
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自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
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爲大罪惡耳其微
過細故常掩覆之冬十月己酉袞卒 十一月丁酉魏主勳行如
許昌 是歲魏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
是種落離散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魏張掖
郡刪丹縣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狀象鸞龜廣一丈六尺長一
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寸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其一人騎之其
一羈絆其五有形而不善成有玉匣關蓋于前上有玉字玉珖三
璜三麒麟在東鳳鳶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布列四面
色皆蒼白其南有五字曰上上三天王又曰述大金大討曹金但

取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在中大告開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中字

六金字十又有持八卦及列宿字彗之象焉

附錄漢晉春秋曰氏池縣大柳谷日夜微

波漏其聲如雷曉而有蒼石立水中長一丈六尺高八尺白石畫

主惡其討也使鑿去為計以持石室之宿昔而白石滿焉至晉

初其文愈明馬象皆煥徹如玉剛月氏池二縣漢志皆屬張掖詔

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齋以問鉅鹿張珩任縣前漢屬

屬鉅鹿郡魏復屬廣平郡師古曰任本晉邑也鄭皇頡奔

晉為任大夫連齋者連詔書及班下石圖齋以問珩也

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既往祥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今漢已久

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

也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牛繼馬

又以為元帝木牛氏繼司馬之徵銚字子明學兼內外養志不

仕後五年戴儒之鳥巢銚門陰銚告門人曰夫戴儒陽鳥而巢門

陰此凶祥也乃援琴謠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一百五歲魏

主勳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珠不紹者為璣又曰璣瑁為發吳主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丙建興十四年魏青龍四年吳嘉禾五年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杜佑曰孫

年鑄大泉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三月吳震文侯張昭卒年八十

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權以下舉邦憚之夏四月帝至前

登觀阪觀汶水之流前即漢之瀕氏道屬蜀郡汶水即嶓江水也嶓江出氏道西微外嶓山東流歷都安縣沈

約曰縣蜀所立水經註曰都安縣有桃關蜀守司冰作大堰於此謂之壩壩亦曰壩堰觀阪在其上○瀕音箭壩音廟去聲旬

日而還武都氏符健來降以此觀之諸氏固先有符姓矣不待蒲堅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符也杜

佑曰氏者西戎別種漢武帝開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置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河隴左右魏武令夏侯淵討叛氏阿賁千萬等後因拔

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氏有堅之先是曰符氏楊氏符氏同出略陽世為婚姻其弟不從將四百

戶降魏五月乙卯魏樂平定侯董昭卒冬十月己卯魏主勳

遷洛陽宮

甲申有星孛於大辰

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何休註曰大火與伐天之所以示

民時早晚天下之所以取正故謂之大辰蔡邕曰自亢入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陳卓曰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又孛於東方魏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

社稷之位

所謂國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

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爲

先廡庫爲次居室爲後

記曲禮之言

今園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

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

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

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言皇陶謨之言

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

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

采椽即采來之木爲椽不加斲削也玉

璽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今宮室過盛天譴章灼斯乃

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聿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

諫魏主勣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唯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魏主乃解 十二月癸巳魏潁陰靖侯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爲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羣字長文祖父寔太邱長父紀鴻臚卿皆有盛名羣爲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曾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更爲紀拜羣由是顯名昭烈爲豫州牧舉茂才魏武爲司空辟西曹掾歷仕三朝封侯拜相宏謨偉業無愧家聲然論者猶謂公慙卿卿慙長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

之與人言未嘗不道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爲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爲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嘗數十上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乙未魏主忽行如許昌 魏郡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

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

兗州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東平濟北泰山

昶爲人謹

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爲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爲名欲使女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以聖人之德

猶尙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信矣

丁建興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吳嘉禾六年

春正月壬辰魏山在縣言黃龍見

山在

前漢曰在縣後漢及魏晉曰山在屬秦山郡○在音池

高堂隆以爲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

見宐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魏主叡從其議三月

下詔改元景初以是月爲孟夏四月服色尙黃犧牲用白從地正

也

是月春三月也殷爲地正以建丑十二月爲歲首服色尙黃以土代火之次犧牲用白從殷也

更命太和歷曰

景初歷 五月己巳魏主叡還洛陽 己丑魏大赦 六月戊申

魏洛陽地震 己亥魏以尙書令陳矯爲司徒左僕射衛臻爲司

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邵
空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自晉迄於江左省置
無恆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
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魏有司

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

萬世不毀

沈約曰時羣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
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

禪為魏高祖上集威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為
魏烈祖明帝在祚而其下先擬定廟號非禮也

孫盛論曰夫諡以表行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

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

秋七月丁卯魏東鄉侯陳矯卒

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

言魏主數欲討之以荊州刺史毋丘儉為幽州刺史

母丘儉上疏

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可書吳劉恃險未可卒平聊可以此方無

用之士克定遼東光祿大夫衛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

之事也吳頻歲稱兵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

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度康淵凡三世外撫戎夷內修戰

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朔至夕卷知其妄矣魏主不聽使儉帥諸

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陰

遼陰縣二漢屬遼東郡晉志無其地蓋在遼水東岸水經註元魏
郡高句驪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陽縣入于大遼水

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

爲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

卑以侵擾北方時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

甌中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軍后張氏崩 九月魏冀兗徐豫大水冀州統趙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博陵清河

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臨淮豫州統潁川汝南汝陰梁縣沛魯弋陽安豐西平郭夫人有

資治通鑑補 卷七十三 漢紀六十五 三 思補漢

寵於魏主叔毛后愛弛魏主遊後園曲宴極樂郭夫人請延皇后

魏主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后知之明日謂魏主曰昨日游宴

北園樂乎魏主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后死然猶加謚

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曾爲散騎常侍 冬十月魏用高堂隆

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園丘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

山在洛陽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

四百餘年廢無禘禮禮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毀廟之謂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以祭此

其異也春秋吉禘於莊公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預注曰

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傳八年禘祭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

者不同禮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禮記祭法所謂郊禘

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園丘也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

皇帝天於園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

配舜妃堯女也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祇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補註圖方丘南北郊祭書考索曰古者祀天子南郊而地上之圖丘者南郊之丘也丘圖而高

所以象天祭地於北郊而澤中之方丘者北郊之丘也丘方而下所以地象澤壇南郊之壇也以之壇祭泰折北郊之坎也以之瘞埋言泰壇則自然之丘言泰折則人為之壇也祭禮必于自然之丘所以敬致禱瘞必于人為之壇所以盡宗廟之禮

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權使衛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既至事露吳軍還桓性謹前恥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嘆恚忿激是役也吳主既使桓與全琮往迎之又使胡綜參其軍事軍遂無功桓恚甚發狂欲手刃綜不得遂妄殺左右吳主念其功能不罪使還都治病病愈遣鎮中州權自出祖送之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得陛下猶無所復恨吳主憑几前席桓進將鬚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鬚也吳

主大笑 冥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

四部當作四郡 謂吳郡會稽新

都郡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部謂東西南北四部都尉也

令各保其疆界

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奔內諸將雖兵幽阻但繕藩

離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

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救

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曰

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

日陽既置長必以爲縣其地常在丹陽郡而今無所考○日音菊

遺舊惡

民困迫暫出伉縛送官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民間伉坐執人

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

規

歲期人數見上

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權嘉其功拜恪

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徙屯廬江皖口

皖水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

魏徙長安鍾漢鑄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聲聞數十里銅

人重不可致置於霸城

霸城卽興京兆霸陵縣故城也附漢晉春秋曰欲徙金狄金狄泣下遂不能徙

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

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阪水

註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卽芳林園之西北阪也裴松之曰芳林園卽今華林園齊王芳卽位改名華林園使公卿

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

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

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

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成帝永始元年

天生忠

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爲時主愛惜天下也建安以來野

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

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

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既尊羣臣願以冠

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穹方舉土補注顏師古曰穿治

也古謂掘地爲坑曰方今荆楚俗土工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故曰穿方前書尹賞傳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而目

垢黑衣冠了鳥了鳥衣冠摧敝之貌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

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既無益死亦何損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

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將奏沐浴以待命魏主懿曰董尋不

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

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求取亡國不度之器勢役費損以傷德政

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魏主不聽隆又上疏曰昔洪

水滔天二十二載隆之此言蓋取縣九載續用弗成禹治兗州堯作十有三載乃同合以爲二十二載之數堯

舜君臣南而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竝與厮徒共供

事役開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

白地小虜聚邑之寇

白地謂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桓鮮卑也聚邑之寇謂盜賊竊發屯據鄉邑

聚落

乃借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禪竝修德政

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

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竝爲無道崇侈無

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歛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

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

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

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儻石之儲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

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

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

稟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

參三

昔分也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

此蓋構費工徒度支經用

不足以給故賦

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

指言諸費皆在子營繕也且夫

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

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魏主覽之謂中書監令

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尙書衛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

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

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

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畱意將遂凋敝難可復

振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

茵蓐之字

從草蓋古人用草爲之後世稱字有旁從革者川皮爲之也稱褥
二字有旁從衣者用帛爲之也古樸散而文飾盛又從而加綴飾
焉觀書藝命教席有黼黻綴純畫純元粉純漆器物無丹漆古者朴
漆器而擊者不止况加丹乎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

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爲出猶恐不及而工役
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
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
露而猶尙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靡費功夫
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時有詔錄奪士女前已嫁爲吏民妻者選
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姿謂有色
者首謂鬢髮者髮音震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子之子也百姓吏民
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於父

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

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貴買生口以贖其妻

改正舉假即借貸之意通

據原文誤作舉家今從魏志改正

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者乃

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

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且軍師在外數十萬

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况復有

掖庭非員無錄之女

非員謂出於員數之外者無錄謂宮中錄籍無其名者

椒房母后之家

賞賜橫與內外交引其費半軍

謂其費與給軍之費相半也

昔漢武帝掘地為

海

謂開昆明池封土為山

謂作三神

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

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馬不捨鞍士不釋甲疆寇在疆圖危魏室

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

晉志少府卿中 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
左右三尚方

寇讐之心矣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爲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爲陛
下不取也魏主不聽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曾子有言曰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欸不昭臣之丹誠
願陛下稍垂省覽臣嘗疾世主莫不思紹堯舜湯武之治而蹈踵
桀紂幽厲之跡莫不嗤笑季世惑亂亡國之主而不登踐虞夏殷
周之軌悲夫以若所爲求若所致猶緣木求魚煎水作冰其不可
得明矣豈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厯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
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爲墟紂梟
白旗桀放鳴條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曹也黃
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皆赤此魏室之大異

也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麋口爪俱未 宐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

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某時鎮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詠德政則延期過厯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魏主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修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斯謂意過其通者與謂是年黃龍見之議

也意過其通謂意料之說執之甚堅反過其學之通習者也

魏主竄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尙書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識異人又非

者正以循名按常爲職但常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

以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僞混雜虛實相蒙覲

主納其言詔散駢常侍劉劭作考課法劭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

條又作說略一篇說略者說考課之大略也詔下百官議司隸校尉崔林曰按

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周冢宰總百官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

羣吏之治而誅賞之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

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廢或卒廢積

倉猝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眾毛不整振其領

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

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辟者法也以遺來今不患

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濶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

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

詩蒸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則孰敢不肅烏在考

課哉黃門侍郎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

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開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

六代唐虞夏商周漢七聖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闢通也

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

無費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

漢

房有考功課吏之法

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指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

以為未盡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

四科即左雄所上黃瓊所增者也見五十

二卷漢帝

皆有功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轉以功次

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

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

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登賢黜不肖是由人主昔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四凶今之大臣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若尸祿以爲高拱默以爲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潔行遜言以處朝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爲課不能考一宣又況於世俗之人乎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

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剛

未舉而造制末程十髮爲程十程爲分言其細也又日程品式也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

國略國略也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議久之不決事竟

不行初右僕射衛臻與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漢祖遇亡虜

爲上將謂韓信周武拔漁父爲太師謂呂望布衣廡養可登王公何必

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

不經之舉開拔奇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謂草創之規略不可用於承平之時

也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黃門郎李豐嘗以問毓

毓曰才所以爲善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

能爲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

臣光曰爲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

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糺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爲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焯音灼無所復逃矣苟爲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爲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爲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爲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僞無所冤抑斯爲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爲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爲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研

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爲之法而悉委之有司哉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爲之善法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爲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爲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爲京房劉劭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

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旣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劭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不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劭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是歲魏衛國李蓋家有燕生巨鰖形如鴈吻似燕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七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六十六

起延熙元年
至延熙八年

後皇帝中之史

年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
吳赤烏元年

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

貴人子璿為皇太子璿為安定王天赦改元大司農河南孟光問

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于秘書郎卻正

東漢以馬融為秘書郎詣
東觀與校書秘書郎蓋自

始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于

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謀

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于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施爲智謀藏

于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光知正慎宜

言語擇其所宜言乃言也不爲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

意爲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彊致也儲君讀書甯當效吾等竭力博

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掾策講試以求爵位耶

按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

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卽掾策也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

爲然正儉之孫也

儉爲益州刺史靈帝中平五年爲盜賊所殺

魏主勣召司馬懿于

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議臣或以爲四萬兵多役費難供魏主

曰四千里征伐

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

計役費也魏主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弃城豫走

上計也據遼水拒大軍其次也坐守襄平此成禽耳

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公

孫淵所都魏主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惟明智能審量彼我乃豫有所
割弃此既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
襄平也魏主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
爲休息如此一年足矣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于吳吳人
欲戮其使欲報張弼許晏之忿也羊衛曰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
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若魏伐淵不克而我
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
旁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權曰善乃大
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于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教刑以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淵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兄弟之國故權因而稱
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魏主問于護軍將軍蔣

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

魏晉之間謂國家爲官

利不可

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
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誦其行人疑
之于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尙遠若大
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罷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魏主

叡問吏部尙書盧毓誰可爲司徒者毓薦處士管甯魏主不能用
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暨亮直清方則司隸校

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暨爲司徒 吳人

鑄當干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 夏四月庚子魏南鄉恭侯

韓暨卒 庚戌魏大赦 六月魏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

將軍卑衍楊祚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堑二十餘里

考異曰晉書紀云南北六

七十里今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

墮其計且賊大眾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

旗幟欲出其南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趨襄平衍等

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首山在襄平西南淵復使衍等逆戰懿擊大

破之遂進圍襄平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

下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

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

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

能一句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

孟達眾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

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

資治通鑑補卷七十四 漢紀六十六 三 思補

與糧競也今賊眾吾寡賊飢吾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驪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眾恃雨故雖飢困未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魏人聞師遇雨咸欲罷兵魏主覲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附干也攻城之土以并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敕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遠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孤天子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耶二人老耄傳言

失指已相為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
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
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汝不可而縛此為決
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修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
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于梁水之上唐志遼東郡遼陽縣注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水
經注小遼水出元菟高句麗縣遼山西南流逕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而入于遼水初淵被圍時有
長星色白而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于梁水至是果斬
淵于星墜之所懿既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
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遼東帶方樂浪元菟四郡皆平漢帶方縣屬樂浪郡
公孫氏分立郡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淵之將反也將軍繡
有以南荒地為帶方郡倭韓諸國屬焉直賈範等苦諫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

恭之囚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初淵兄晃爲恭任子

在洛陽先淵未反時數陳其變欲令魏人討淵及淵謀逆魏主處

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

淵禍萌雖爲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

之過左傳晉人逐欒黶殺羊舌虎因虎兄叔向祈奚見范宣子曰

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

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爲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

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罔圖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

疑此舉也魏主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賜以棺衣殯

殯于宅 九月吳改元赤烏權以赤烏集于殿前改元 吳步夫人卒初吳主

權爲討虜將軍在吳娶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

母養之徐氏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

謂自吳而西徙都武昌也

徐氏聞處吳既

而吳主立策登爲太子登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
吳主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吳主默然時步夫人寵冠後庭吳主
欲立爲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會步氏卒羣
臣奏追贈皇后印綬徐氏竟廢卒于吳 吳主穉使中書郎呂壹
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
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皆畏
之側目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吳主怒收嘉繫獄驗
問時同坐人皆畏怖壹竝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言無聞儀本
孔融嘲儀以氏字爲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爲之屏息儀
民上無頭遂改姓是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爲嘉隱諱自取夷滅爲不忠之鬼願
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詞不傾移吳主遂舍之嘉亦得免上

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
過失吳主怒詰責雍黃門侍郎謝玄玄音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

壹曰不能佳玄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玄曰得無潘

太常得之乎壹曰君語近之也顧曰潘太常常切齒于君但道遠

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

求朝詣建業

潘本留武昌

欲盡詞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

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爲國除患壹密聞

知稱疾不行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竭誠寢食

不甯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玄

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豈

敢欺負所天平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

憲疑據實取考問主者

主者據軍吏也

死于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殮之

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

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

劉助覺其事而言之

吳主大感悟曰

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丞相雍至廷尉斷獄

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

道乎壹叩頭無言時尙書郎懷敘面詈辱壹雍責敘曰官有正法

何至于此有司奏壹大辟或以爲宜加焚裂用彰元惡吳主以訪

中書令會稽閻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吳主從之壹既

伏誅吳主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

復有詔責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

封定公相見

諸葛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朱然字義封呂岱字定公

竝咨以時事宜有所先

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

陸遜字伯言潘濬字

承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詞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之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己有以傷拒眾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于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係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尙汗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言行事是則君臣同其是非則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與易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于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于齊桓

良優未知諸君子管子何如耳既而又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
粹白之裘眾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眾力則
無敵于天下能用眾智則無畏于聖人矣 冬十一月壬午魏以
司空衛臻爲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爲司空 十二月蔣琬出屯漢
中 吳嘉興侯朱桓卒桓輕財貴義兼以弭識與人一面數十年
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悉與
其分及其疾困舉營憂戚吏士男女無不號慕者 乙丑魏主叡

不豫 辛巳魏立郭夫人爲皇后

初魏太祖以贊令劉放

鄭顯漢屬

沛郡王莽改曰贊治魏分屬譙郡或曰贊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爲官名蓋魏武霸府所置也

參軍事孫資皆

爲秘書郎文帝卽位更名秘書曰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遂掌機

密

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秘書監魏武爲魏王置秘書令丞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爲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令自此始自魏及晉

遂為要官荀勗所謂鳳皇池也魏主叡即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

縣侯放厥郡方城人資太原中都人是時魏主親覽萬機數興軍旅腹心之任皆

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諸大臣

莫不畏事二人獨辛毗不與往來其子敞以諫毗毗正色曰我就

與劉孫不平不過不令吾作三公而已大丈夫焉有欲作三公而

毀其高節者邪既而魏主欲以毗為尚書僕射二人譖之遂出為

衛尉由是羣臣莫不怨恨二人中護軍蔣濟上疏曰此疏亦是濟為中護軍時

所上通鑑因敘放資事而書之于此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

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蓋謂文帝時也或曰謂受遣大臣也陛下卓然自

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

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願無忘之于左右左右忠正遠慮

未必賢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
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倘
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于事卽亦因時而向之
一有此端私招朋援減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也易則賞罰不當平功罪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
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
自見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爲奸非若早聞忠言自覺其機外以示終意臨事則放資之形際必呈露而不可掩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諒陛下潛
神默思公聽竝觀若事有未盡于理而物有未周于用將改曲易
調以琴瑟爲喻也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
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

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竝驅策不使聖明之朝

有專吏之名也魏主不聽

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通鑑因放資患失之小以誤魏主託孤之事遂書之于

此以

先事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

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

政爽眞之子肇休之子也魏主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囑之獻

肇見放資久典機任心遂不平至是指殿中雞棲樹而相謂曰此

亦久矣其能復幾

殿中畜雞以司晨棲于樹上因謂之雞棲樹獻肇指以喻放資

放資聞而大懼

陰圖閒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魏主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

正爾爲

言其性恭良爲事正如也

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魏主曰

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

參魏主曰爽堪其事不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附耳語之也

臣以死奉社稷魏主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停前命放

資復入見說魏主魏主又從之放曰宜爲手詔魏主曰我困篤不

能放卽上牀執魏主手強作之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

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考與曰放傳曰宇性恭良陳誠因辭魏主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

爾爲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魏主曰曹爽可代宇

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方連召太尉司馬宣王魏主納其言放

資既出魏主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吾自以太尉

而曹輩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爲詔魏主蜀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

遂免宇獻策勸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于時

非美故遷就而爲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顒世語似得

其甲申以曹爽爲大將軍魏主嫌爽才弱復拜尙書孫禮爲大將

軍長史以佐之爲下爽出孫禮張本是時司馬懿在汲汲也汲縣自漢以來

內郡魏主手詔召之既封顧呼宮中常所給使者曰辟邪來汝持

我此詔授太尉也辟耶馳去先是燕王室爲魏主畫計以爲關中

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

薛中事重謂備蜀及撫安氏先也軹關屬河內郡賢曰軹

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杜佑曰軹關在河南府濟源縣界

事已施行矣至是

復得手詔曰聞者側息望到到便排闥入視吾面初懿至襲平夢天子枕其膝曰視吾而俛視有異于常心惡之及讀詔語大駭且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益疑京師有變乃乘追鋒車晝夜兼行自白屋至洛陽四百餘里一宿而至

乙延熙二年

魏景初三年吳赤烏二年

春正月魏司馬懿至洛陽入見魏主歡

孰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君與曹爽輔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乃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又教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

是日立齊王爲皇太子魏主叡尋殂

陳壽曰年三十六歲考異曰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

都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至于是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爲元年正月可謂名三十五年不得

三十魏主沈毅明敏任心而行料簡功能屏絕浮僞行師動眾論

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其大略性特彊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

名蹟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

言也而沈毅好斷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

謂使曹休鎮淮南曹

真漢器中司馬懿屯宛也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

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

基

詩曰宗子維城此言帝猜忌宗室以亡魏

魏太子芳卽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

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晉職官志曰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

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則罷建安中魏武爲相始遣人將軍督之魏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錄尚書事漢東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既督中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咨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東平畢軌及鄴颺李勝何晏丁謐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
附錄斐魏武之鄉里故特愛之而斐性好貨數請求犯法輒得原有嘗從征及以臧牛易官壯牛事露奪官魏武一問之曰文侯汝印綬安在斐知見戲對曰已易餅矣魏武笑謂左右曰我非不知此人不清然我之有斐等譬如人家有盜狗而善捕鼠雖有小損能完囊財遂復其官
咸其推戴與以爲重權不可委之于人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

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尙書奏事先來
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
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彥爲散騎常侍侍講侍講之官起乎此其餘
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爽事太傅禮貌雖存
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爽徙吏部尙書盧毓爲僕射而以何晏代
之以鄧颺丁謐爲尙書畢軌爲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
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黃門侍郎傅嘏謂爽弟羲
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銛音纖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于
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
出盧毓爲廷尉尙書內朝官九卿外朝官故云出畢軌又枉奏毓免官眾論多訟
之乃復以爲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爲揚州刺史

西域重譯獻火浣布于魏主芳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寮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腐也秋冬火死則皆枯其俗常冬采其皮以為布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之外有火山暴風不猛猛雨不滅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細如絲可以作布色洞赤出火則色白以水沃之則死三月魏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夏四月吳督軍

使者羊衛擊魏遼東守將俘人民而去果如燕所料以蔣琬為大司

馬東曹掾健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

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左傳鄭子產

心不同各如其面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而從後言古人所戒尚書舜禹君臣之初告戒其言曰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

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

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

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憤憤矣後敏
坐事繫獄眾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論語孔子曰君子之於
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

義之與比適可
也莫不可也

敏得免重罪

秋七月魏主芳始親臨朝

八月

魏大赦

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權以鎮南將軍呂岱代濬

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而體氣不衰精勤王事與
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奮威將軍張承與之書曰昔旦爽翼周二
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君子歌其德小
人悅其美加以文書鞅掌勞不言倦又聞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
躡如此足下過廉頗矣何其事事快耶 十二月吳將廖式殺臨
賀太守嚴綱等臨賀縣屬舊唐郡縣臨賀水因以
爲名吳分立爲臨賀郡唐爲賀州 自稱平南將
軍攻零陵桂陽搖動交州諸郡眾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

路吳主權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
年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岱復還武昌 吳都鄉侯周允

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爲之請吳主權曰昔

允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

補誌橫受謂無功而受也

爵以侯將

謂既受侯爵又將兵也

蓋念公瑾以及于允也而允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諭曾無悛改

孤于公瑾義猶二君

二君謂諸葛瑾步騭也

樂允成就豈有已哉追允罪惡

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閒苟使

能改亦何患乎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吳

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

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爲作禍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時鎮北將軍孫韶在邊十餘年至是入朝吳主問青徐諸屯要害

遼近人馬眾寡魏將姓名詔占對甚悉吳主甚悅曰吾久不見公

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

諸孫超于周允之後者見周
論之無後孫河之有子也

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爲正

魏用地正事兒
上卷景初元年

延熙三年

魏主曹芳正始元年
吳赤烏三年

春魏旱

初魏以汝南太守田豫

爲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肅

甯入爲衛尉屢乞遜位與太傅司馬懿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

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遂固稱疾篤豫性清約儉

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入官不入于家故雖殊

類咸高其節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羊遺豫豫轉送官胡

以前所與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辟左右

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

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
後悉皆付外具以狀聞乃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其半藏之小府
後胡復來竟以半與之故家常貧匱既罷官歸居魏縣會汝南遣
健步詣征北威豫宿恩過拜之豫爲殺雞炊黍送詣陌頭謝之曰
罷老苦汝來過無能有益若何健步閱其貧羸流涕而去還爲故
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數千匹遣人餉豫豫一不受臨沒戒其妻
子曰葬我必于西門豹邊妻子難之言豹古之神人那可葬于其
邊乎豫曰豹所履行與我敵等耳使死而有靈必與我善妻子乃
從之百諸葛亮平高定之後越夷數叛殺太守龍祿焦璜是
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

而督帝以巴西張嶷爲越嶲太守

嶷音疑

又音逆疑誘以恩信蠻夷皆服

安定縣不見于志當是因越嶲移治

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疑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
既又解縱使招懷餘類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疑乃表拜狼
爲邑侯諸種聞之多漸降服既而蘇祁邑君冬逢逢弟隗渠等已
降復叛疑誅逢逢妻旄牛王女疑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
猛捷悍爲諸種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實取消息疑覺之許以
重賞使爲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耆帥李
求承昔所手殺太守龔祿者也疑募人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在
官三年徙還舊治定柞臺登卑水三縣在音舊出鹽鐵及漆而夷
徼久自固不以與官疑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而定柞豪帥狼岑
槃木王之舅也甚爲蠻夷所信任忿疑相侵不自來詣疑使壯士
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其種類厚加賞賜諭以狼岑之

惡且曰無動動卽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
四千餘戶其帥狼路欲爲姑壻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眾相度
形勢疑逆遣親近齋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逢妻宣暢意旨離既
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帥所領歸疑疑厚加賞符遣還旄牛
由是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
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旣險且遠疑遣左右齎貨幣賜狼路重令路
姑喻意路乃帥兄弟妻子悉詣疑疑與盟誓遂開通舊道千里肅
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响毗王遣使將路朝貢成都 冬吳
饑 魏車騎將軍黃權卒權有局量文帝嘗欲試驚之令左右召
權未至之閒累催相屬馬使奔馳交錯于道官屬侍從莫不碎魄
而權舉止顏色自若司馬懿亦深器之問曰蜀中有卿輩幾人權

笑曰不圖明公見顧之重也懿嘗與諸葛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
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魏明帝嘗問權曰天下鼎立當以何
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焚滅入太微而文皇帝崩吳
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

延熙四年

魏正始二年吳赤烏四年

春正月吳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

太生

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禮言于吳主權曰今天棄曹氏

喪誅累見

喪誅謂魏累有大喪蓋天誅也

虎爭之際而幼童莅事陛下身自御戎

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強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

命益州軍于隴右

益州謂蜀也

授諸葛瑾朱然大眾直指襄陽陸遜朱

桓別征壽春大驚入淮陽歷青徐

前漢之淮陽後漢章帝改曰襄陽郡此直謂淮水之陽耳

陽壽春困于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眾勢必分離犄角

竝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眾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于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賈曰芍陂今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圍三百二十四里與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隄溝引淝水爲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祖中襄陽記曰祖讀如租稅之租祖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正權數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庸宜城西山陽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河南之膏腴沃壤謂之祖中杜佑曰祖中在襄州南漳縣界○祖音詐平聲魏征東將軍王淩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于芍陂琮敗走魏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魏荊州州統江夏襄陽南陽新城魏興上庸或曰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接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五月吳太子登卒登字子

高性明而仁孝友天成營乘馬出有彈丸過于前左右求其人不
得適有挾彈佩丸而過者左右以爲是將坐之登不聽使以佩丸
驗過丸不類遂舍之又左右嘗盜其金孟覺而遣之不忍致罰又
數親近勿復言其人雖立爲太子以弟和爲父所篤愛敬待如兄
常懷讓位之心及病困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念當委離俱
埋塋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矣臣聞死生有命長短
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爲
國嗣沒享榮祚于臣已多亦何悲恨方今大事未定萬國喁喁係
命陛下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愛修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
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臣死無恨也 吳兵猶
在荊州魏太傅懿曰祖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

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

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

三州口謂川漢揚三州之口魏荊州之地東至江夏豫州之地南至弋陽揚州之地

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荊豫諸軍事自宛徙屯新野習水軍于三州則三州蓋地名口水口大獲而

還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瑾與吳主權談說諫喻未嘗切

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他及徐復託事造端以物

類相求于是吳主之意往往自釋吳郡太守朱治吳主舉將也吳

主嘗以事望之以素加禮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

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于吳主前爲書泛論物理因以己

心遙往忖度之畢以呈吳主吳主喜而笑曰孤意已解矣顏氏之

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吳主又嘗欲誅殷模羣下多爲之言吳主

怒益甚瑾時默然吳主問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

等遭本州傾覆棄墳墓攜老弱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德
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今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
暇誠不敢有言吳主聞之愴然乃曰特爲君赦之虞翻以狂直流
徙惟瑾屢爲之說翻是以得全瑾有容貌思度人服其宏量吳主
亦深重之瑾世子恪先已封侯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也領
也領父之兵駐公安融生于貴寵少而驕樂學爲章句博而不精
承父之業也性寬容多技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其在公安秋冬則射獵講武春
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
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博弈或擲蒲投壺弓彈部別
類分子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兄質
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尉文繡獨爲奢適 大司馬蔣琬

以諸葛亮數出秦川

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

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

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

漢沔之水自漢水東歷魏興上庸以達于襄陽

欲爭天下則當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

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議者咸以為事有

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遂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

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

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

連不克果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

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

涼州之地蜀惟得武都陰平二郡而已

若維征

行銜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

北有虞赴之不難

段正東北通鑑原文誤作東西

請徙屯涪窰從之

魏欲廣田

畜穀于揚豫之間使尚書郎汝南鄧艾行陳頊以東至壽春艾以

爲昔大祖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

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

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

汝水縣水灌萬渠水匯水皆經陳蔡之間而東入淮

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

五萬人分一萬

並休迭戍周而復始是常有四萬人屯田

益開河渠以增溉灌通漕運計除眾費歲完

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年閒可積三千萬斛于淮上此則十萬

之眾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

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眾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

害

史究言鄧艾與屯田之利

艾少孤爲人牧牛年十二隨母至潁川讀故太邱

長陳實碑文言文爲世範行爲世則艾遂自名範字士則後宗族

有與同者故改今名爲都尉學士以口吃不得爲餘佐爲稻田守

後主延熙元年

叢草吏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時人多笑焉 秋
七月魏主芳增封司馬懿食鄆臨穎并前四縣邑萬戶子弟十一
人皆爲列侯懿勲業雖盛而謙恭愈甚以太常常林鄉邑舊齒見
之每拜恆戒子弟曰盛滿者道家所忌四時猶有推移我何德以
堪之損之又損庶可以免乎 管甯卒字魏甯字幼安年十六而
喪父中表閔其孤貧咸共贈贈贈音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及長
身長八尺美須斜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俱游學于異國竝
善陳仲弓嘗與歆共鋤菜見地有金甯揮鋤不顧與瓦石無異歆
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甯與歆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
者歆廢書出看甯割席分坐謂歆曰子非吾友也甯名行高潔人
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能因事道人于善人無不

化服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而甯終不起
詔問青州刺史程喜曰甯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言甯有
族人管貢爲州吏與甯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甯著皂帽布
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閤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
自強改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
禮甯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
十步夏時詣水中澡洒手足闕子園圃臣揆甯前後辭讓之意獨
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不爲守高甯自越
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卒年八十四天下知與不知無不嗟歎

壬戌延熙五年

魏王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

春正月姜維帥偏軍自漢中還住涪

吳主權立其子和爲太子大赦和少岐嶷有志意故吳主愛之諸子莫能及也性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吳主嘗伐魏和以父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慘怛不復會同飲食吳主還然後乃安常言當世士人宜講修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道也後羣僚侍宴言及博奕和以爲妨事費日而無益于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榮華不再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途棄不急之務以修功業之基其于名行豈不善哉乃令韋昭著論以駁之其略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玩博奕窮日盡明繼以

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徒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于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于道義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假令世士移博弈之力而用之于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于習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于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于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三

月魏昌邑景侯滿寵卒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爲太尉

吳主權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珠崖

儋耳珠崖漢武帝開

以爲郡屬交趾州元帝以後棄之

八月吳主權封子霸爲魯王霸和母弟也寵

愛崇特與和無殊

爲後吳廢和誅霸張本

尙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

曰臣竊以爲魯王天挺聖德兼資文武當今之立宜鎮四方爲國

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

有降殺以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儀事上

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爲屋舍財足自容服不精細食不

重膳拯贖貧困家無儲畜吳主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

之歎息卽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爲戚

以恩爲戚謂以恩寵之隆爲憂戚也

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廖白將相大臣獨無以白儀吳主歎

曰使人盡如儀當安用科法爲

延熙六年

魏正始四年吳赤烏六年

春正月魏主芳加元服

吳諸葛恪襲

魏六安

漢六安國都六安縣後漢爲六安侯國屬廬江郡晉爲六縣屬廬江郡

掩其人民而去

夏四

月魏立皇后甄氏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五月朔日有

食之既

冬十月蔣琬自漢中還住病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

爲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督漢中

十一月天赦

以尙書令費禕

爲大將軍錄尙書事

吳丞相顧雍卒雍字元歎吳郡人也蔡伯

喈從期方還避怨于吳雍從學琴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歎異

之謂曰卿必成致今以吾名與卿故名雍而字元歎言爲蔡雍之

所歎也吳主嘗嫁從女其女乃顧氏甥也故請雍父子及雍孫譚

譚時爲尙書見任貴重是日吳主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

雍內怒之明日召譚阿責之曰君王以舍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

節昔蕭何吳漢竝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倍
勤恪汝之于國常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
寵任耳何有難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忘敬謙虛不足損吾
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雍有族人曰悌以孝
悌廉正聞于鄉黨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病妻省
之悌命左右扶起整衣冠而見之在官每得父書必洒掃設几案
跪拜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若父有疾耗之間至臨書垂涕聲
哽咽及父亡悌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雍每稱之以厲譚 吳諸葛

恪遠遣譚人觀相徑要欲圖魏壽春魏太傅懿將兵入舒

舒縣屬

春秋之故國也時在吳魏境上華而不耕去皖口甚近

欲以攻恪吳主權徙恪屯于柴桑

縣漢屬豫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杜佑曰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卽古之柴桑縣宋白曰江州豫昌

縣蓋柴桑之舊城

步騭朱然各上疏于吳主權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

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

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

疑宜爲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

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

昔魏欲入漢川

曹真欲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建興八年

此開始嚴亦未舉動會聞魏

還而止蜀甯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爲諸君破家休

之旣又下詔曰督將亡叛而殺其妻子是使妻去夫子棄父甚傷

義教自今勿殺也

魏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上言地

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

屯新野

新野縣屬南陽郡

吳以會稽鍾離牧爲南海太守時高涼賊帥

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
曾夏等聚眾數千人爲亂歷十餘年吳主權懸侯爵爲購賞莫能
平之者牧遣使慰譬夏等立時首服自改爲良民始興太守羊衛
與太常滕允書曰鍾離子幹我肯知之不熟今見其在南海威恩
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足追古人之風矣牧漢魯相意七世
孫也嘗僑居永興躬自墾田種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識認之
者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
欲繩以法牧爲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承宮項
邪人嘗于蒙陰山
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之
官便自推與而去由是發名僕爲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
而徇私情耶牧曰吾本非郡民緣君意願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
殺此民何心復留遂束裝還鄉長自往止之爲釋繫民民慙擢師

妻子眷所取稍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致道旁莫

有取者人皆化焉

魏宗室曹問

裴松之曰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之族祖也

上書

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
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
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今魏尊卑之
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寢不
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
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主獨制其民
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爲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
立郡縣之官內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爲藩衛譬猶芟刈
股肱獨任胷腹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爲子孫帝王萬

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眾五年之中
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
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
者徒以諸侯疆大磐石膠固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買誼以
爲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文帝不從至于孝景
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蓋兆發高帝鑿鍾文景
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傳申無字之言
尾同于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
下推恩之令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
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
宗室諸侯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

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
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于已成紹漢嗣于既絕斯
豈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于桓靈閹
宦用事君孤立于上臣弄權于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竝爭宗廟
焚爲灰燼宗室變爲榛藪太祖皇帝龍飛鳳翔埽除凶逆大魏之
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五代夏商周秦漢
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于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
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
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
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
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閒與相維制

非所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馬_足以其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向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 吳太子太傅闕澤卒澤字德潤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徧覽羣書兼通歷數虞翻稱之曰闕生矯傑蓋蜀之楊雄其儒術德行亦今之仲舒也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爲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而所聞莫能窮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及卒吳主權痛惜之食不進者數日 吳桐鄉令虞驥妻趙氏

才敏而有識嘗嫁女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將爲惡乎母

曰好尙不可爲何況惡乎作列女傳解又注賦數十萬言是年卒

甲延熙七年魏正始五年吳赤烏七年春正月吳主權以上大將軍陸遜爲丞

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遜先爲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魏昌陵侯夏

侯元喬之子也少知名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

並坐元恥之不悅之意見之于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及曹

爽當國元乃爽之姑子也乃擢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元

辟李勝爲長史勝及尙書鄧鸞欲令爽立威名于天下勸使伐蜀

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元自駱

口入漢中駱口駱谷口也駱谷在漢中成固縣東北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

守城不出以待涪兵自將琰屯涪蜀之重兵在焉王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

若得關便為深禍關城也杜佑曰龍城俗名張魯城在西縣西四十里今宜先遣劉護軍

據興勢水經注小成固城北百二十二里有興勢阪寰宇記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形如一盆外

險而內有大谷為盤道上數里方及四門因名興勢東坡指掌圖以爲在興元恐非也杜佑曰興勢即洋州興道縣寰宇記與通典

合矣宋白曰興勢山在今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劉護軍劉敏也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黃金谷

縣山有黃金峭黃金谷有黃金成傷山依峭險折七里杜佑曰黃金成在洋州黃金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

險固平帥千人下自臨之比爾聞涪軍亦至此計之上也諸將皆

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亙百餘

里閏月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

別求其圍基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對戲色

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入必能辦賊者也夏四月

丙辰朔日有食之魏大將軍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

轉輸不能供牛馬驢騾多死民夷號泣道路涪軍及費禕兵繼至
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于爽
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爽不悅鍾毓與爽書曰竊以為
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故干戚可以服有苗退
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于江關騁韓信于井陘也見可而進
知難而退古之軍政惟君侯詳之爽猶不悟太傅懿與夏侯元書
曰春秋責大德重責責望也德恩德也言責望之甚大者其恩之
為甚重也補注責大德重謂當責任之大者其
德必須持重
原注恐未是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事見六十七卷漢獻
帝建安二十年及六
十八卷建安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
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元懼言于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
據三嶺以截爽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南山其間有三嶺
一日沈嶺近芒水一日街嶺一日分水嶺爽爭險

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眾。關中爲之虛耗。秋八月。魏秦王詢卒。冬十二月。魏安陽孝侯崔林卒。林少時。晚成。宗族莫知。惟從兄琰異之。林爲人推誠。信存大體。故爲政每多去後之思。嘗爲幽州刺史。北中郎將。吳質統河北軍事。恃恩縱橫。而林不奉。賤致。故將以邊事不修。獲罪。或勸其立功求免。林曰。此州與胡虜接。宜鎮之以靜。擾之則動。其逆心將爲國家生。北顧憂。刺史視去此州如脫屣耳。何忍啟禍圖福。大司馬懿以病固讓州職于大將軍。禕。遂乃以禕爲益州刺史。以待中董允代禕守尚書令。爲禕之副。允少與禕齊名。莫能軒輊。會許靖喪。子允與禕欲會其葬。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廐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禕所請。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鮮華。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

持重人還和問而知之乃謂允曰吾嘗疑汝與文偉優劣未別也

而今而後吾意了矣及是二人先後爲尙書令時軍國多事改正

臣文謨尙書公務煩猥祿之爲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舉目暫

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閒接

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允代祿亦

欲徵祿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

吾之所及也乃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乙丑延熙八年魏正始六年吳赤烏八年春正月魏以驃騎將軍趙儼爲司空

魏高陽貞侯常林卒林字伯槐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

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客然臨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其

嘉之河內太守王匡起兵討董卓使人伺察吏民罪負林叔父搆

客爲人所白匡怒收治舉宗震怖林往見匡同邑胡毋彪曰王府君以文武高才臨我鄙郡表裏山河土廣民殷又多賢能惟所擇用若欲誅天下之賊扶王室之微智者望風應之若響克亂在和何征不捷苟無恩德任失其人覆亡之將至何暇匡翼朝廷乎彪卽移書責匡匡乃原林叔父林遂避地上黨耕種山阿時旱蝗林獨豐收盡呼鄰比升斗分之後歷文明二朝累官光祿勳司馬懿之見林而拜也拜林事見延熙四年七月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法其貴非吾之所畏其拜非吾之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卒年八十三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爲言吳主權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衛將軍全琮遺其子寄事魯王以警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

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
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爲交構
遂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
帝後元二年○宿音秀雷
音終爲足下家門致禍矣琮既不答遜言更以致隙魯王曲意交
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
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于于是自侍御賓客造爲二
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
往來督軍使者羊衛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衛抑絕賓客使
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
如所嫌猶宜補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
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

下何以解之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

軍朱據

二女步夫人所生也

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

人爲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

疾遣太子禱于長沙桓王廟

孫策追諡長沙桓王

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

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

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

太子寵益衰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

惑焉因獨召楊竺辟左右而問之竺極言竊有文武才宜爲嫡嗣

吳主乃許立霸時有給使伏于狀下具聞其言以告太子太子憂

之欲令陸遜表諫會尙書郎陸允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與

相見而微服至允所使以其事語遜遜乃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

有磐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止下獲安書三
四上情詞危切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太常顧譚遜
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
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覲覲之望絕昔賈誼
陳治安之策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
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享國失之于勢重也吳芮疏
臣傳祚長沙得之于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
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鼂之戒帝旣悅
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
是魯王與譚有隙芍陂之役延熙四年全琮與魏戰于芍陂譚弟承及張休皆有
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譚承休于吳主吳主徙譚承休于交州

又追賜休死太子太傅吾粲深忿其事乃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
請使魯王出鎮夏口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

遜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數遣中使責問陸遜

遜憤恚而卒其子抗爲建武校尉代領遜眾送葬東還自荊州東還葬吳

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

夏雷擊吳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大水溢出漂流居民

二百餘家 六月魏都鄉穆侯趙儼卒 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

殺吳主權及大臣以應魏事泄并黨與皆伏誅吳歷曰茂本魏淮南鍾離長叛降吳

八月魏以太常高柔爲司空 皇太后吳氏崩 吳主權遣校

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

通會市作邸閣沈約曰句容漢舊縣屬丹陽郡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有茅山亦謂之句曲山班固曰會稽曲阿縣

本秦雲陽縣也後漢屬吳郡沈約曰曲阿本曰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今相傳秦書或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劉昫曰雲州金壇縣本曲阿縣地會市者作市以會商旅○句如字 冬十

二月天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魏延鎮漢中實兵諸圍以禦敵凡謂圍守也

待中

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爲尚書令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帝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爲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帝甚嚴憚之允嘗與費禕胡濟等共期遊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屈方展關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亦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以選曹郎汝南陳祗爲侍中

漢六曹尚書一曹自郎六人選曹郎屬選部

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故費禕以

爲賢越次而用之以代董允初宦宦黃皓便僻佞慧帝愛之董允
爲侍中每爲裁制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數責于皓皓畏允不敢爲
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至是祇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
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祇有寵而竇追怨允曰深謂
爲自輕

謂允爲輕己也

由祇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構闕故也